

洛韶

李秀琴

「撈拔！」我用河南口音呼喚著我的爸爸。

「哎喲，不是跟你說過，別一直叫我呀，我在這裡過得好得很哪，你們好好照顧你媽就行啦！」

自從去年六月跪別老爸，午夜夢迴剩下的就是無盡的思念，在夢中跟老爸的對談像是真實發生，醒來後仍感受到他對老媽的濃濃關懷與愛意。

跟大部分榮民伯伯一樣，我的爸爸也是四九年從大陸撤退來台，那年他二十一歲，軍中退伍後參加了烏山頭水庫、石門水庫、橫貫公路的修建。最後，他選擇位於橫貫公路的洛韶駐足。那是因為他看對眼而展開熱烈追求的愛情故事在此發生，

他的愛情結晶在此出生、長大，他的莫逆之交全是在開拓橫貫公路時結交的。橫貫公路，對他來說是人生最重要的一頁。對我而言，洛詔是我和他人人生交織的開始。他常常拿地圖講述他如何離開大陸，從哪裡開始打共產黨，一路從哪裡撤退，最後人生中最大的遺憾與心痛是從十五歲之後再也沒見過他的媽媽。曾經，我問過他為何選擇來台灣？他說，為了認識你媽，為了把你們生下來！決定在洛詔生活，是因為山上的生活單純！

洛詔屬於公路局第四區工程處工務段，當橫貫公路通車後，留下一批工程人員負責維持公路的暢通，小時候看到的是，這些叔叔伯伯天天扛著笨重的機具修補毀損的道路，放炸藥開鑿山洞，傍晚總是灰頭土臉的回家。在那小小的村落裏住著十來戶人家，大家過著雞犬相聞的日子，在山上靠著微薄的薪水是不夠養家的，所以下班後都兼著種水果，我家也不例外，但我家跟其他家不一樣的是我的媽媽還養豬、

養雞、養鵝。她學會做雞肉鬆、豬肉鬆，老爸總要她拿去分送給鄰居，在那物資缺乏的年代，香氣四溢的肉鬆是孩子們味覺的享受。

孩子，對這些飽經戰亂，又在橫貫公路開發時再次經歷失去戰袍的男人們來說是個寶，任何一個孩子的出生都被視為村中大事。其中最讓人津津樂道、笑談至今的就是我那綽號「涼亭」的



■ 開鑿中橫工務段的伙伴們在洛韶工務段留影，右三抱孩童者即為作者的父親。

同學出生的故事了。話說那天是颱風剛過不久，整個橫貫公路柔腸寸斷，公路局的公務車在花蓮無法回工務段，中午時分，吳媽媽開始陣痛，哀號聲響透天際，村里醫官正好放假，這下把一群鐵漢子搞得束手無策，大伙七嘴八舌熱鬧哄哄討論之後，決定將原本就圓滾滾現在又有孕在身即將臨盆的吳媽媽綁在藤椅上，由八個壯、瘦、高矮不一的男人輪流抬著。一邊抬一邊要忍受吳媽媽的拳打腳踢，當走在崩塌的山壁上，還得忍受她不停的恐懼嘶吼聲。扛著超出負擔的重量邊走邊跑，只希望能夠早點送到天祥，因為那裏有一位原住民接生婆。沒想到才到豁然亭，我那同學就忍不住出來見大家了，照理來說在戰場上看多了血應該沒甚麼可以大驚小怪，但是對這些叔叔伯伯來說接生這事完全屬於手忙腳亂、不知所措的事。經過一番折騰，總算將老小都安頓了，「涼亭」一下子就成了大家的孩子啦！

山上的孩子們，沒有人讀過幼稚園，我們的幼稚園就是山林，還有晚上滿天星



■ 工程進行中，晚上是住在山河裡。工程完成後，大家決定居洛韶，利用隨手可得的竹子當建材，蓋了竹屋，可說是洛韶的第一代建築物。

斗伴著我家爸爸的講故事時間。每個夏天的晚上，左鄰右舍的孩子們會自動聚集到我家院子來，水滸傳、三國、聊齋在他的眉飛色舞中，個個人物活靈活現地出現在眼前。爸爸個子不算高，但是講起故事讓人感覺劇中人物全部上了他的身，一下子是英姿風發的趙子龍，一下是矮個子武太郎，為了配合武太郎腳色，他總會學著武太郎在京劇中的舞步繞場一圈，逗得眾人樂呵呵。

他所說的故事讓人百聽不厭，直到現在這些人物都是我的好朋友，這算是我們的歷史課。通常講完故事，接下來就是口琴、洞簫時間，當時對洞簫一無所知，只知道每當老爸一吹洞簫，深沉悠揚的樂聲，總會讓原本喧囂的院子，一下變得沉靜，洞簫讓那些叔叔伯伯陷入思念故鄉家園的情緒中。每當洞簫音樂一停，我們就知道該是回到床上的時候了，或許這算是我們的音樂啟蒙課吧！

四川來的鍾伯伯以現在的語言來形容，他是個標準的黃梅調迷，所有的黃梅調唱片他家全都有。我們聽他講述唱片中的故事，梁山伯與祝英台、遊龍戲鳳、秦香蓮，我們邊聽邊唱邊演，在說學逗唱中我們學會了禮義廉恥。鍾伯伯家的三個孩子，是我們這群孩子中黃梅調唱得最好的，爸爸常打趣說未來可以去台北唱戲了。

在山上，宗教信仰一樣都不缺，有基督教浸信會、天主堂還有唐伯伯家開的慈惠堂。唐伯伯是一個虔誠的道教徒，他的慈惠堂初一、十五香火鼎盛，他很喜歡把



■ 洛韶山上住著四戶人家，有一間廟、一間教堂；山下有六戶，山上山下往返就靠著一條樓梯。（李媽媽繪）

孩子們召集到堂裡講佛經給大家聽。

高大黝黑的唐伯伯的安徽口音是小朋友最愛學的，雖然他講的經書一大半聽不懂，但是對於好人有好報、輪迴轉世、地獄的故事，我們幾乎可以倒背如流。若要說他的講經有甚麼影響，就看我們整個村子裡的孩子從小到大各個循規蹈矩，沒有人敢使壞，就算壞，也只是小小調皮而已。

以前總以為山上有廟又有教堂，

眾神一定會保佑我們。但是當颱風季節到來，又會懷疑眾神應該都去放暑假了。小時候，最怕颱風來，只要颱風一來，我家的木造屋子吱吱作響，甘蔗板牆壁被吹得整個鼓起來，真怕整個屋子被風捲走，還記得讀小二的我帶著弟弟妹妹，一起用力想將鼓起的牆壁推回去。有一年雨水下得又厚又急，引爆土石流，差一點將我家給埋了，那時爸爸和叔叔、伯伯們白天去搶修道路，下班後再回家一起幫忙清理，忙得每個人都疲憊不堪。

時光流逝，村裡的孩子們漸漸長大，大人們像是有共識般，陸陸續續的搬下山，只為了讓孩子們能受更好的教育。這些年，雖然父執輩一一的離開人世，前往天上與日思夜想的父母相聚，我們這些年近半百的孩子們仍然時不時的返回山上，只為了尋找曾經共同生活的記憶，回憶那守望相助，親如弟兄，禍福與共的日子！



■ 家境改善後改為木造房屋，全家於新居前合影。



■ 作者父親在開拓中橫時留影。